

# 课题：或，无止境的民俗

（法）阿诺尔德·范热内普（Arnold van Gennep）

## I

年轻人，面色苍白，但老实坦诚，十六岁便读过《科学的未来》，十七岁通览了《尼采全集》的阿尔伯特译本，十八岁立志成为伟大的学者，并以行动日臻完善自己。通过高考后，年轻人离开家乡，来到巴黎大学注册，获得学位，然后去见他的老师，说道：

“我自信将成为一个伟大的学者。您能否给我一个课题？”

“情理之中。求之不得。你是说一个课题吗？很好，准备一篇有关‘恶眼’的博士论文。你是了解所需的科学方法的：先要列出完整的参考书目，然后要通读文献，最后在此课题上有所创新。你先做完这些再来见我。届时，我将指导你如何准备你的专著。”

## II

年轻人对老师感激不尽。他是个孤儿，年进项 2400 法郎。翌日，国家图书馆的门一开，他便冲进去，坐在第 111 号座位，投身工作。

那时代，《流行传统的回顾》和《水仙精传说》尚未存在。于是，年轻人一册册书，一期期学刊，一个个标题地列参考书目。如此毫无间断的劳做，并利用图书馆关门的间歇整理笔记，几年后，年轻人从法文文献中寻找出所有与‘恶眼’有关的记述。

然而，法文中的纪录直接关系到古典遗留物的史实。为此，作为一个新的努力，所有相关的拉丁和希腊文作家作品也都被浓缩到笔记之中。

阐释古典文本常常不是件易事。即使是最不重要的文本也有无法计数的评注，对此，任何有责任感的学者都是不能忽视的。年轻人因而列出一份评注者名单，当然没包括自己，抄录上用匈牙利文、芬兰文、巴斯克文、阿尔巴尼亚文以及其他鲜为人知的语言所写的著作标题，尽管对其意思几乎无解。

他又以为，‘恶眼’一定在原始人的意识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因此，有关千里眼的全部记录，传教士的全部记述，以及全部民族志记载资料都在他的斗室中占了一席之地。年复一年，一切如故，在三十五岁生日来临之际，年轻人将他的书目总结得“相当完整。”

## III

于是，他着手进行计划中的第二步：通读文献。他一本地本地拿出书目笔记，手握钢笔，坐下来，开始阅读所有曾引注过的作者的法文、希腊文、拉丁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德文的著作。这项工作花掉他约十二年。

这时，他意识到有必要学习斯堪地纳维亚和斯拉夫各种语言，以及芬兰文和匈牙利文。他充满激情地迫使自己向这个新的学习高峰迈出了第一步，同时，也令国家图书馆、东方语言学院、巴黎大学、国家历史博物馆、葵美博物馆和国际民族志研究所的馆员们为查找他那些无法查找的著作而怒不可言。

这种机械性的生活倒使他变得节俭起来；他曾不惜金钱搜集小册子，摘录学刊，剪贴报纸，因为只凭那些标题的吸引力，他断定这些作品必有决定性的重大意义。

他的研究激发起他对东方语言学院的兴趣，并得到了友好的帮助，获得了有关的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的出版物、中国的百科全书、外加土耳其、波斯和阿拉伯文的手稿。倘若对这些珍贵的信息资源视而不见，那就简直是可笑的、可耻的，更是毫无学者风范的。

年轻人学会了阿拉伯文、波斯文、土耳其文、中文、亚美尼亚文和格鲁吉亚文；曾一时投入地学过日文、藏文、梵文、印度的二十几种语言、马来文、爪哇文、萨摩亚文、毛利文以及一种死掉的塔斯美尼亚文；最终，他将三个美洲的各种语言，从爱斯基摩语到弗津语，进行了同化。

年至五十有四，年轻人懂得八百四十三种语言和方言，参考书目列至二万七千条。至于他的笔记，自己也无法知道有多少本。总之，他有二万二千三百一十二个小纸箱，每箱约装四至五百页笔记。一些年后，他估算共收藏了一千二百万条笔记。

#### IV

至此，年轻人决定该是进行计划中的第三步的时刻了：对课题的调查。然而，他却因一个最基本的疏忽而陷入苦恼。他向老师表露了这个心迹。

老师已退休多时。住在巴黎附近的一栋带着大花园的小房子里。屋里，既没有书，也没有纸，更没有墨。他礼貌地接待了来访者。

“我就是那个年轻人，”后者说道，“一些年前，您曾向他建议过一个意义重大的课题。”

“噢，是吗？一个课题？你得告诉我，一个什么课题？我的记忆衰退了，如果我一时想不起你是谁，你一定得原谅我。”

“先生，这毫无惊讶之处。您曾告诉我在没达到能检验主题，并撰写出文章的科研阶段，就不要来见您。可以说，这并非轻而易举，不过，我现在已达到这个地步了。也许我可以说现在我对‘恶眼’的了解比世界上任何别人都多。”

“啊呀，恶眼！”

“是的，恶眼。但在写我的专著之前，先生，我希望在两个问题上得到先生的指教。第一，我是否该对我所搜集的很广泛的证据用注脚的方式加以注疏，或以对话的风格写出评论，再另外归纳出我的证据？”

“第二，我是否该全部或部分地发表这些证据，使用原文或用阿尔根基语、帕哩语、冰岛语、萨瓦亚语等等，或是该把他们翻译成法文，再将一些淫秽的段落译成拉丁文？”

“你提出的这些重大问题，我亲爱的学生，不经深思熟虑我是无法回答的，”老师说。

“过几天再来见我，到时我会告诉你我的看法的。不过，我现在要问你一个问题。在你调查你的课题时，想过要保持你的书目不过时吗？”

#### V

年轻人做出个绝望的姿势。他一语未发，转身离去，冲向国家图书馆，一屁股坐在第111号座位——按照半正规的传统，这个座位已被视为他的准财产。他疯狂地工作，要夺回失去的时间。

他的死神就降落到这个座位上，击断了他的颈椎。在遗嘱中，他将财产和笔记留给他优秀的老师。后者接受了他的钱财，可至于那一千八百万份笔记，迄今无人知晓其下落。

(张举文译自 *The Research Topic: Or, Folklore without End*. In *The Semi-Scholars* by Arnold van Gennep.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and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Rodney Needha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7, pp.32-36. Originally in French, 1911. *Les Demi-Savants*.)